泉南雜志
閩部疏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泉南雜志

陳懋仁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祕笈及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寶顏本在先且多有余廨在別駕以前以下三則故據以排印

泉南雜志卷上

明　檇李陳懋仁　無咎著

泉州有浯江郡志云。晉南渡時。衣冠士族避地於此。故又名晉江。余謂江既以晉得名。何當時人文遺事無一可稱。豈簡册逸而無徵。卽避地事亦傳聞耶。晉書地理志。武帝太康三年。置晉安郡。統八縣。晉安一也。然則武帝已舉晉名其縣。或不待元帝在建業。而始以晉名其江也。載記。苻堅封慕容垂泉州侯。此泉州乃漢昭帝改燕國爲廣陽郡。統縣十之一。今畿輔漷縣地。非閩之泉州也。閩泉乃隋文帝以豐州改。今晉江則唐元宗以南安分置。

泉之人文。至唐貞元中。始得歐陽公詹。按唐書。公與韓文公、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是科知貢舉陸宣公也。自公之後。名賢繩繩。逮我明文章德業之盛。不特凌往代已也。

萬安橋、乃宋蔡忠惠公所造。世謂洛陽橋是也。落成。公自爲記曰。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十二月辛未訖功。桑址於淵。釃水爲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糜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

民莫不利。職其事者。盧錫、王實、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莆陽蔡襄。爲之合樂讌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繇是出。因記所作。勒於岸左。公自書大方尺。分勒二石。今在公祠。蓋公之功在百世。大矣。而記僅一百五十三言。可見古人不肯擅美如此。又聞之父老云。先時二石爲倭載去。後見江間發光。探之得後一石。其前一石乃後人復模。故前石不如後石之瑩潤。打碑聲時與江濤競響也。俗傳公造此橋。限以濤勢。不能桑址。乃檄江神。得一醋字。公云。廿一日酉時爲之。今公記中無是說也。王遵巖曰。豈其駕長江之洪流。馮虛以搆。實其役有足駭人者。昧者驚焉而言之異。亦以賢者之所爲。興事起利。人樂其成而賴其功。故托於神以美之耶。又宋釋太初。謂前記多三字。至今傳其言也。

盤光橋、自洛陽橋。東接鳳嶼。嶼在江中央。上多腴田稠民居。舊有石路。潮落路出。行者病之。宋寶祐中。僧道詢募貲作石橋。長四百餘丈。廣一丈六尺。此葬端明所造洛陽橋。長多四百餘尺。闊多一尺。世知洛陽而不知盤光者。蓋以人重也。雖然貴賤異等。若道詢一行腳耳。無藉勢位。而功力過之。則其名胡可泯泯。且洛陽橋尚有百五十三字之記。此獨無之。意當時道詢不欲居其功以垂後名耶。抑本有記而歲遠湮廢也。

淳化閣帖十卷。宋季南狩。遺於泉州。已而石刻湮地中。久之時出光怪。櫪馬驚怖。發之卽是帖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馬蹄眞跡。余按沈源釋文序云。是帖納郡庠。歲遠剝蝕。其後莊少師氏。復摹以傳。則今帖非馬蹄眞跡。乃莊氏摹刻也。其石先屬張氏。後以其半質錢於族。秘匿不返。至於搆訟。於是各飜本刻足

之。分爲兩部。今所傳者既非宋遺。而莊模亦皆割裂。遞更遞矢矣。惟蔡沙塘憲副家所藏七塊。完好不剝。蔡其寶之。甚爲難得。欲得莊刻之全。與蔡之所藏。必求數家而合之。然不易也。又按沈源所云。莊少師者、不知何名。攷泉郡志、有莊夏者。登淳熙八年進士。歷官侍郎。封永春縣開國男。卒贈少師。有文名。他莊無仕少師者。故知是帖復摹、乃莊夏也。

泉州察院堂左。有宋太宗戒石銘碑。乃黃山谷作擘窠大書。其下有高宗行書跋語云。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厭宋德也。因思朕巽時所歷郡縣。其戒石多置欄檻。植以草花。爲守爲令者。鮮有知戒石之所謂也。可令摹勒庭堅所書。頒降天下。非惟刻諸庭石。且令置之座右。爲晨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跋後有一伍字。乃高宗御押也。又其下有小楷書呂頤浩題疏云。臣等竊惟太祖皇帝武定天下。而太宗皇帝文以撫之。是時（剝五字）民赤子。新去湯火。哀矜（剝）乃發大訓。垂諸庭石。如雲漢在天。爲光昭回。其施在下。則爲露爲雨。民涵斯澤。豈其有極。而更更歲久。或不知誦斯文矣。皇帝撥亂愛民。規撫祖宗。乃六月癸巳詔以黃庭堅所書刻之石。將以墨本賜天下。使日見而知戒焉。嗚呼。此盛德大業之本。豈特讀正觀政要而太息哉。臣等才駑。不足以佐萬分。而知贊且勵。蓋不獨郡邑之吏。洗然於茲賜也。謹昧死書於左方。紹興二年七月癸酉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臣權邦彥。左通議大夫參知政事福建江南西路荊湖南北路宣撫使臣孟庾左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臣（剝二字）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臣呂頤浩字一謹題。按是銘非太宗御製也。四川通志。孟昶著官箴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五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罔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太宗第取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爾俸爾祿。民膏民脂四句。移後二句居前以爲銘。便自簡當意完。而無累澁之氣。

又有高宗御書籍田碑云。朕惟兵興已來。田畝多荒。故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埸龍警。流徙復業。朕親耕耤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俗。躋與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于史册。朕心庶幾焉。咨爾中外。當體至懷。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其下有小楷書牒云。泉州、紹興十六年九月十九日。準行在尚書禮部符。準屯田關四月八日準紹興十六年四月六日敕中書門下省臣寮劄子奏。欲望聖慈勑令郡邑。以近降御筆耤田手詔。模刻立石於聽事所。如戒石之銘。俾朝夕省觀。罔敢墜失。庶有以廣聖志。承天庥。蒙屢豐年。興嗣歲之應。天下幸甚。取進止。四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牒州施行。本州今恭奉聖旨模刻立石於聽事所者。紹興十七年三月□日立。左從政郎司法參軍權察推臣曾汪。右從事郎節度推官臣余麟。右承議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賜緋魚袋臣方周弼。右承議郎添差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借緋魚袋臣王鑄。右承議郎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臣韓習。左朝散大夫知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

使賜紫金魚袋臣陳康伯。此碑在戒石銘碑之右。石俱精瑩爍爍有神氣。

衞西榕樹。幹大如一間屋。枝上有纚纚垂下者謂是根也。其高參天。枝葉蔭可三十餘丈。相傳韓少卿國華爲郡。誕魏公日。樹杪爲吐烟靄。又云榕樹千年者。其上生伽栂香。

德化縣白蕓。卽今市中博山佛像之類是也。其坏土產程寺後山中。穴而伐之。綆而出之。碓極細滑。淘去石渣。飛澄數過。傾石井中。以漉其水。乃塼塡爲器。石爲洪鈞。足推而轉之。薄則苦窳。厚則錠裂。土性然也。初似貴。今流播多。不甚重矣。或謂開窰時。其下多藏白瓷。恐傷地脈。復掩之。

閩之遠海近番處。有燕名金絲者。首尾似燕而甚小。毛如金絲。臨卵育子時。羣飛近汐沙泥。有石處。啄蠶螺食。有詢海商聞之土番云。蠶螺背上肉有兩肋。如楓蠶絲。堅潔而白。食之可補虛損。已勞瘵。故此燕食之。肉化而肋不化。幷津液嘔出。結爲小窩。附石上。久之與小雛鼓翼而飛。海人依時拾之。故曰燕窩也。

泉郡荔枝。雖鬱爲林麓。然不若福興兩郡之盛。絳囊翠葉。明秀可愛。蔡端明所謂殼薄而平。瓤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如丁香母。剝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誠哉荔譜四十二種。垂五百餘年。品目雖存。漫不可據。今惟五月熟者。曰火山。肉薄而酸。六月熟者。曰早紅。曰桂林。曰白蜜。曰狀元紅。曰金鍾。俱稱佳品。七月熟者。味甘酸。曰山荔枝。蠲渴補髓。多啖無傷。韓偓荔枝詩云。封開玉籠雞冠濕。葉襯金盤鶴頂鮮。想得佳人微啓齒。翠釵先取一雙懸。又、巧裁霞片裹神漿。崖蜜天然有異香。應是仙人金掌露。結成冰液

舊羅鬟可謂形容之妙矣。蔡端明曰。荔枝之於天下。唯閩粵南粵巴蜀有之。漢初、南粵王尉佗以之備方物。於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上林云。答遝離支。蓋夸言之。無有是也。東京、交阯七郡貢生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蟲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魏文帝有西域蒲陶之比。世譏其謬論。豈當時南北斷隔。所擬出於傳聞耶。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時之詞人多所稱詠。張九齡賦之以託意。白居易刺忠州。既形於詩。又圖而序之。雖髣髴顏色。而甘滋之勝莫能著也。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於巴蜀。雖曰鮮獻。而傳置之速。腐爛之餘。色香味之存者亡幾矣。是生荔枝、中國未始見之也。九齡、居易雖見新。實驗今之廣南州郡。與夔梓之間所出。大率早孰。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二人者。亦未始遇夫眞荔枝者也。閩中惟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興化軍最爲奇特。泉漳時亦知名。列品雖高。而家寥無紀。將尤異之物。昔所未有乎。蓋亦有之。而未始遇乎人也。予家莆陽。再臨泉福二郡十年。往還道由鄉國。每得其尤者、命工寫生。萃集既多。因而題目以爲倡始。夫以一木之實。生於海濱巖險之遠。而能名徹上京。外被夷狄。重於當世。是亦有足貴者。其於果品卓然第一。然性畏高寒。不堪移殖。而又道理遼絕。曾不得班於盧橘江橙之右。少發光采。此所以爲之嘆惜而不可不述也。

荔枝才已。龍眼始行。殼黃瓤白。核壯肉薄。本草謂之荔枝奴信然。蓋荔枝飽啖之餘。不堪咀嚼。如膏粱子。居常饜飫。一旦家落。餔薄糜便不適口。

紅柑、福橘之次者也。橄欖青澁。能消酒止渴。藥性賦所謂泉州橄欖能消酒是矣。本草一名諫果。謂其始苦澁而回甘。猶忠言逆耳。世亂乃思之也。其俗取與子薑和核搗碎。醋拌充蔬。

甘庶幹小而長。居民磨以煮糖。泛海售焉。其地爲稻利薄。庶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種蔗者。故稻米益乏。皆仰給於浙直海販。蒞茲土者、當設法禁之。驟似不情。惠後甚溥。

清源山茶。青翠芳馨。超軼天池之上。南安縣英山茶、精者可亞虎丘。惜所產不若清源之多也。閩地氣暖。桃李冬花。故茶較吳中差早。

紅梅百葉。一花三子。曰品字梅。紫梗疎條。非復霜皮鐵幹可偶。

芙蓉有產於山者。余廨後手插一枝。未半載、扶疎出牆。名曰木芙蓉。花最繁盛。不下數百。大如甌。其色有朝紅暮白者。此則粉紅一色耳。

九節蘭花易植。不若吳中所欽。靜宇中雖若棋列。亦不甚香。

余廨東所植茉莉。其高及檐。嘗於暑夜設木榻坐其下。清芬郁烈。可沾眉髮。其地易生。如吳中插槿也。按本草時珍曰。稆含草木狀作末利。洛陽名園記作抹厲。佛經作抹利。王龜齡集作沒利。洪邁集作末麗。蓋末利本番語。無正字。隨人意會而已。末利原出波斯國。移植南海。其性畏寒。不宜中土。弱莖繁枝。綠葉圓尖。初夏開小白花。重瓣無蕊。花皆夜開。丹鉛總錄曰。晉書都人簪柰花。卽今末利花也。

西施舌、殼似蛤而長。外色若水蚌。殼內色如孔翠。肉白似乳。形酷肖舌。闊約大指。長及二寸。味極鮮美。無

可與方舌本有數肉條如鬚。然是其飲處。

北方謂泥磚曰土坏。晉江有介屬。亦曰土坏。綠殼白尾。其旁有毛。

草魚、清脆頗險諸肴。然其形酷似病痘小兒臂指所切。不堪寓目。

龍虱、如牛糞上蟲。似黑而薄。劈食之。小有風味。

鱟魚、碧血海中介魚也。似蟹足十有二。長六七寸。漁者醢其肉。居人以其殼作水杓。穆天子傳。黑羊白血。以鱟況之。則亦可信。

蝦、有長一二尺者。名龍蝦。肉實有味。人家掏空其殼。如船燈掛佛前。

鬬魚、大如指。長二三寸。花身紅尾。善鬬。人家盎畜之。俗呼爲丁斑魚。張世南遊宦紀聞云。三山溪中產小魚。里中兒豢之。角勝爲博戲。信然。

牡蠣、麗石而生。肉各爲房。剖房取肉。故曰蠣房。泉無石灰。燒蠣爲之。堅白細膩。經久不脫。

蚶、大而肥。鮮美特異。海物志名天鬻。爾雅名魁陸。本草名瓦壠子。雜俎云。鼎俎之味有蚶醬。

蠯、一名石鱗。肉紫斑如纈錦。生溪澗高潔處。其大如雞。得亦不易。厥俗兼皮食之。有見餉者。余令人縱之野中。左右瞪眸不轉曰。此難得之珍味也。

泉州海錯。品類最多。余嘗欲就其所見。記錄一帙。以廣好事。會奔命未遑也。五代陳致雍作記。謂雍家於晉安。目觀海族日有多品。而考其名實不同者。則華人之言異也。是故荒餘之產。職方不入。郭璞未詳。

張華不載。沈瑩臨海記。顏之推稽聖賦。崔豹古今注。交州異物紀。嶺表錄異。山海經東方異物等記。及諸家博物之例。物同而名異者。集在此卷。就其方言而正之曰。海物異名記。

泉南富家。田不過五頃至十頃。極矣。爲山多而巨姓繁耳。士人藏穀不藏米。爲易蛀也。又米多石屑。米戶應官。簸颺數四。非經旬不得。甚而婦女手擇之。余每齧石屑。則默然勿令知。不欲難其所難也。

造白沙糖。法用甘蔗汁。煮黑糖。烹煉成白。劈鴨卵攪之。使渣滓上浮。按老學庵筆記云。聞人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茂德乃宋勑局勘定官。余郡人也。

蟻有數種。能螫人。廚中饌案。以四木桶盛水。灌案脚於中。夏雨夜入臥床。雖帷帳周密。俱所不免。多至一二升。最爲寢食之害。蓋蟻爲濕熱相蒸所致。故居宇須疏風放水。稍亦可除。白蟻尤能蝕木。令棟易橈。

乾清坤甯二宮告成。需石陳設。滇中以奇石四十八塊製皆佳名。標奇以進。時歲己亥三月。余給事水衡。目覽手抄。附列篇左。

春雲出谷　泰山喬嶽　神龍雲雨　天地交泰（各大五尺一寸）玉韞山光（大五尺）河洛獻瑞　玄嶂雲收　江漢朝宗　奇峯疊出　海山朝旭（各大四尺一寸）錦雲碧漢　虹臨華渚　雪溪春水　羣峯獻秀　麟趾呈祥　龍翔鳳舞（各大四尺）一碧萬頃　雪巖春霽　雲霞海曙（各大三尺）萬山春曉　春山烟雨　百川霖雨（各大三寸尺五）溪山

烟鬻大三尺一寸壽山福海　雲漢麗天各大三尺六寸湖光山色　函關紫氣　春山烟雨　卿雲絢彩　雲霞海曙　雲霞出海各大三尺五分龍飛碧漢各大四尺八寸山水人物　屏石八塊　山川出雲各大三尺九寸五分烟波春曉大三尺四寸白雪春融大三尺三寸雲龍出海　槎泛斗牛各大三尺五寸春雲出谷　海晏河清　振衣千仞各大二尺九寸

太守東山張公檄余盤德化縣倉穀。盤少正額一千八百一石。查出不入册穀價銀二百九十三兩五錢。又司李李公檄余盤府倉穀。盤少正額四百九十八石。夫各處倉穀缺額者多矣。查盤止取倉收文具耳。未有倒廒籌較。報欠數多如今日者。有之自兩公所命。而余實始之。蓋泉庾所儲晚稻也。多擊則穀破。少擊則芒留。兩者皆可引蛀。況漸以積之。最易爲末。倉蠹藉口。甚有侵漁。安得出陳易貯早稻。使民髓不爲消竭也。

東山公蒞泉甫五月。以簡惠得士民心。去郡日。號泣遮留者數千人。徒步會城。乞留不遂。先是有吏欲自潤。假公旨令余追未完贖鍰補庫。余疑非公意。密白之公。公駭曰。貧百姓愛我如此。我反累之耶。微公言幾爲奸吏所蔽。公亟示蠲之。

泉俗最重堪輿。雖以己地營葬。鄰家必嚴不相容。一日有官裔黃生乞地於東山公。公以其狀屬余曰。黃司農、昔在南曹司帑。棄千金而不取。致死無以爲殮。今槐歸四年。猶貧無葬地。清官安可爲乎。所乞二山果閒曠。或天留以埋玉。未可知也。該司躬蒞一勘。庶賢大夫有馬鬣。亦有司表墓之遺思也。余往勘

所乞之山。緊迫三墳適當其上。三氏子孫所必爭。非寢丘可比。且巖阿峻折。靈輭有崎嶇之危。若臨穴鬬沮。英魄虛入土之安。要須無競。始利寔穸。公然余言。黃亦亟止。少焉三氏之族百許人轟闐。余廨。余出成案視之。乃謝而退。

泉之東門外。有官山。周數里。爲貧家葬瓦棺處。葬如棋布。無着脚地。然而科第標木。森立其間。往往有之。此豈當時重堪輿。邀地脈者耶。良由祖父無產可營。於德無損。子孫憑藉雖少。外慕自絕。惟知讀書自立。故耳。又聞之巨室至十餘年未葬其親者。以爲難得善地。既葬而子孫日見式微。此豈當時不重堪輿。不邀地脈者耶。亦由祖父居積豐饒。豆瓜自種。子孫多財益過。不復好修。外釁相仍。故耳。余故曰。能盡天理。則地脈可邀。泉山之標。作善之報也。

安溪縣伐一巨木。充册封琉球海船桅木。藩臬檄余覆勘。其責甚重。余以民尺量長十丈一尺六寸。頭圍一丈一尺。至八丈五尺處。圍三尺七寸。九丈處。圍二尺九寸。復以官尺較定。若於內斲去浮皮。爲數益窄。蓋桅尾不及三尺。而望斗之下。必連鑿數孔。以繫桅挂。風帆緯繚。所繫甚重。不知幾千鈞。能任與否。請從定式。已而聞用寧化一木。其必大於此者。先是安溪山中出一大木。運至漳界。一蹠而斷。余意必病木。木理不堅。致之耳。不然千年巨材。豈一蹠可斷。天若不令苟全于陸。以貽危海上也者。國命非常。故木神效職如此。

泉城火燄。盛行。市販苦于資養。向緣法不究弊。雖禁弗戢。當事者謂坐舉須贓。而不知燄銀在鑪。炙手難

獲。適生搶奪厲階耳。余乃辨傾紋傾燴兩種。瓷罐。迥然各異。傾紋銀者直出。繡色而乾。傾燴銀者光潤帶黃而濕。取罐比查。奸可立見。議出而人芟機種。積尙頗革。火燴。低假銀也。

鷺鷥洲田。本海沙漲出。因莖戶欺隱。沒爲學田。民佃輸賦。以資膏燭。頗爲有力所侵。幾致激變。監司檄余監穫。以綏農人。因思不日歸耕。如淵明于下潠田舍穫釋鑱詠歌。翛然自適。無復作風塵面目。看人眉頰也。

德化九仙山有瀑布泉。自雲際下。宋主薄柳驥詩。有天插一泉聲漱玉。地高六月夜凝霜之句。

余廨西甚饒隙地。綜事之暇。蓬首散帶。率童僕種蔬於中。所茹有餘。尙可分給貧隸。息力樹下。見清源山縈烟斜照中。如湘中別記。所謂碧紗籠罩翠微。蔚爲佳境。因念我家仲子攜妻灌園。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時。於此俱可想見。顧余事官鞅掌。委形跼蹐。然而時得二趣者。聊欲覓間情於勞鹿。簡清事於塵汙耳。

清源山在郡北三里許。高數千仞。未至絕巘數百武。有泉自石罅流出。積於砥石凹處。甘冽獨勝他泉。好事者攀躋汲之。冬夏不減。其東有妙覺巖。石上刻第一山。是米元章行書。

南臺峭拔摩空。在清源山之右。臺南有砥石。嘉靖十三年。譚鎧以鄉舉司李泉州。建思樂亭於其上。鎧有惠政。善聲律。樂於山水間。戶部侍郎顧珀爲之記。泉志。鎧爲崇德人。吾郡志爲桐鄉人。

遂昌雜錄言慧光庵尼無著。爲張循王九世女孫。以陋故不嫁。而挾嫁資。故優裕。清源文獻姓氏。言尼無

著平江府資壽妙聰禪師。爲丞相蘇頌女。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參諸老。余按二說不同。因攷蘇頌爲泉州同安人。移徙潤州。相哲宗。龍圖閣學士紳之子也。紳葬丹陽。遂居焉。丹陽去平江不遠。則無著爲頌之女。厭世無疑。非陋而挾貲者。不然。王公貴家女。苟非有道。安肯以陋自退。無著嘗有偈云。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履素遺榮清空可誦。挾貲者無此言。

唐設泉州錄事參軍事一人。掌政違失。涖符印。司功參軍事一人。掌租調官廨庖廚倉庫。司戶參軍事二人。掌戶籍計帳。道路過所。蠲符。雜徭逋負。良賤匄藁逆旅。婚姻田訟。旌別孝弟。司田參軍事一人。掌園宅、口分、永業及蔭田。司兵參軍事一人。掌武官選。兵甲器仗。門禁管鑰。軍防烽堠。傳驛田獵。司法參軍事二人。掌鞫獄麗法。督盜賊。知贓賄沒入。司士參軍事一人。掌津梁舟車宅舍工藝。參軍事四。掌出使導贊。宋設諸曹錄事參軍一員。掌州院庶務。糾諸曹稽違。司戶參軍一員。掌戶籍賦役。倉庫納受。司法參軍一員。掌議法斷刑。司理參軍一員。掌獄訟鞫勘之事。元則以推官二員。專治刑獄。而以諸參軍爲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提控案牘一員。明因之。經歷掌文書出入。知事佐經歷理司事。照磨主磨勘照刷。設檢校佐照磨理所事。而權日以微。提控案牘則又屬之藩司矣。

泉志、言宋眞覺大師。名添志。姓陳氏。永春人。故通直臧伯兄也。初住南安雲華巖。後遊京師。元祐元年、奉陳太后懿旨。詔入內祝遂寧王壽。勑賜衲袈裟金環繚鉤。哲宗御書云。遂寧王陳美人願福壽延長。施

長者眞覺當來同感佛果。續賜制劄。逐歲度僧。天下名山福地。永遠居住。初在福禪。次住秀州福嚴。著作佐郎黃庭堅嘗贈之詩云。蒲團木榻付禪翁△茶鼎熏爐與客同△萬戶參差寫明月。一家寥落共淸風△又贊云。石出山而韻自邱壑。松不枯而骨立冰霜△今得雲門柱板。打破鬼窟靈牀△其石也將能萬里出雲雨。其松也故與三界作陰涼△此似昔人非昔人。山中故友任商量△刑部侍郎陳軒亦嘗贈之詩云。車輪馬足走風烟△競看成都萬炬燃△獨我踏開庭下雪。伴師同坐一庵禪△黃庭堅嘗爲作蓮華銘。又書草庵歌贈之。銘、南安有碑。歌、刻廬山歸宗寺。余按福嚴寺屬吾郡。崇德縣郡志云。徽宗在潛邸時。陳大后病。適眞覺在京。呪水治疾有功。許其住持名山。眞覺乞來此。賜金鐶磨衲袈裟。又嘉郡柳志言師。有草庵歌。黃山谷爲之書。俱與前說異而略。故並書以備互攷。

出仁風門半里許爲靈山。其上有磐石。可坐百餘人。中一圓石。下不聯屬。勢重萬鈞。一夫撼之。輒動搖不止。其勢就下。若將彈丸走坂然。然而百夫撼之。雖動不移也。郡守周道光題爲碧玉毯。又惠安縣有雲峯。上有大石。高廣四丈許。又有一石。上廣下削。高丈餘。架於其上。恆有落勢。併力推之不動。以芥挺之輒動。故名曰危石。二石之異若一轍焉。

南安姜相峯。唐相姜公輔謫爲泉州別駕。恆居此峯。石上刻姜相峯三大字。是宋魏公蘇紳書。

高士峯、在南安。是唐校書郎秦系隱處。有石刻高士峯三字。隸書。旁有才翁二字。按志謂。蘇才翁爲漕使。嘗行部至泉。題晉江棲眞院壁。疑此字乃蘇書也。

雄山、在南安。其上有飛瓦巖。相傳昔有僧結庵其上。因山伐木。但患山高。運瓦之難。積瓦山下。誑欲作法飛瓦砌屋。不用工師。卜日已定。遠近觀者數千人。僧僞傭人挑瓦上山。觀者欲其速於作法。爭爲搬運。頃刻都盡。僧笑曰。吾飛瓦只如是耳。或謂之智僧。余曰。此詭焚。然亦可與語權者。

金石峯、屬南安。上有疊石。其赤痕類丹書。有石刻金石峯三字。

泉之山莫多於西南。高絕者莫儷於船山。羣峯列秀。此山獨出於其上。勢若一船。泉人加以福字。故名福船山。

韓昌黎言。閩人登進士自歐陽詹始。故知詹進士第、不但始泉州。亦爲八閩破天荒也。

萬首唐人絕句中。於吾郡及泉州有未收者。余錄其詩于左。以備補遺。

答陸澧　張九齡　曲江人

松葉堪爲酒。春來釀幾多。不辭山路遠。踏雪也相過。見嘉興府柳志

張建封大夫奏系爲校書郎因寄此詩　秦系　會稽人隱南安九日山

久是烟霞客。潭深釣得魚。不如芸閣上。遺校幾多書。

十三歲戲答清源牧　陳黯　南安人

玳瑁應難比。斑犀定不加。天嬉未端正。滿面與裝花。

壺公山　翁承贊　泉州人

井色斜連北。蓬闕直倚東。秋高巖溜白，日上海波紅。以上俱見清源文獻

南安夕陽山眞寂寺題詩　宣宗皇帝居邸時遁于此

惟愛禪林秋月空。誰能歸去宿龍宮。夜深聞法餐甘露，喜在蓮花法界中。見泉州府志

樂津店北陂　歐陽詹晉江人

嬋娟有麗玉如也。美笑當予繫予馬。羅幃碧簟豈相容，行到山頭憶山下。

出蜀門

北客今朝出蜀門。翛然領得入時魂。遊人莫道歸來易，三不曾聞古老言。

題第五司戶侍御

曾稱野鶴比羣公。忽作長松向府中。驄馬不騎人不識，冷然三尺別生風。

建溪行待陳詡

偕行那得會心期。先者貪前後者遲。空憶麗詞能狀物，每看奇異但相思。以上俱見歐陽文集

戴雲山　智亮廬于泉州德化縣戴雲山

戴雲山頂白雲齊。登頂方知世界低。異草奇花人不識，一池分作九條溪。見德化縣志

戴雲山吟

人間漫說上天梯。上萬千迴總是迷。曾是老人巖上坐。清風明月與心齊。

答泉州薛播使君重陽日贈酒　秦系　見前

強欲登高無力也。籬邊黃菊爲誰開。共知不是潯陽郡。那得王弘送酒來。

瀑布泉與唐宣宗皇帝聯句　黃蘗禪師

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師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宣宗以上俱見淸源文獻。庚溪詩話云。唐宣宗微時。武宗忌之。逋跡爲僧。遊方同安夕陽山。黃蘗禪師與觀瀑聯句。

泉郡志云。東出海門。舟行二日程。曰彭湖嶼。在巨浸中。環島三十六。如排衙然。昔人多僑寓其上。苫茅爲廬。推年大者爲長。不蓄妻女。耕漁爲業。牧牛羊。散食山谷間。各蕘耳爲記。訟者取決於晉江縣。城外貿易。歲數十艘。爲泉之外府。後屢以倭患墟其地。或云抗于縣官。故墟之。今鄉落屋址尙存。唐施肩吾島夷行云。腥臊海邊多鬼市。島夷居處無鄉里。黑皮年少學採珠。手把生犀照鹹水。卽其處也。今彭湖已設遊兵汛守焉。

泉州市舶稅課云。香之所產。以占城賓達儂爲上。沈香在三佛齊。名藥沉。眞臘名香沉。實則皆不及占城。渤泥有梅花腦、金脚腦。又有水札腦。登流眉有薔薇水。占城、賓達儂、三佛齊、眞臘、渤泥、登流眉、皆諸番名。

泉州志、天順七年。會闈大火。焚死千餘人。上憐之。賜死者俱進士。余意千餘人中。亦必有供事人員。恐未可謂俱賜進士。因查弇山堂別集科試考。是年癸未會試。舉人死于火者九十餘人。主試官俱越墻免。事聞贈死者俱進士出身。然則舍舉人外。其他九百餘人。乃供事員役明矣。又按名世類苑。是年羅文毅公亦在闈中。賴謝大韶出之。公有詩寄大韶云。曾同丙子看鄉榜。丙戌春闈又在門。南省再逢眞父母。西湖歸老任乾坤。庚巳編則云。一峯先生遭回祿。垣上一老人以杖提而出。時捐軀者幾二千人。而先生獲免。出招老人竟無所得。愚謂垣上老人。或卽大韶。被災人數。亦各舉大概。故不同耳。

泉之南三十里。曰石龜。峻壁上有石二丈許。形酷似龜。行旅望之。遠近無異。吾郡宋太守岳公珂所著程史云。余外家居泉之石龜。卽其處也。

有亡賴王三。壞柵越渡。抱關丘斗五執之。法也。然斗五乘酒毆三幾斃。三之兄赴府告。丘斗仔、斗五兄弟共毆。屬余拘訊。皆白晳讀書子也。其兄斗仔。毅然自認。斗五曰。毆三我也。何與兄事。余壯其義。以傷者畀曰。好護之。辜限外可無抵。于是斗五家悉力調理、乃不死。此弟兄重義輕死。吾故識之。以愧夫因貲財而閱于牆者。

泉南雜志卷下

清源山、一名泉山。漢書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夫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乃可破也。師古注。泉山卽泉州之山。保者保守之以自固也。泉州府志。非其注云。自師古言時。乃唐貞觀初之泉州。今福州也。又謂北山之巔。乃東甌王避漢兵處。然東甌王、卽東越王餘善。爲漢兵所攻。自所保之泉山南行。徙大澤中。繇王居股殺以降漢。亦無由至此山也。余按買臣、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居大澤、以爲易擊。故請發兵浮海。直抵泉山。上拜買臣會稽太守。居歲餘。與橫海將軍韓說等、始擊破東越。是漢兵未攻之歲餘前。而餘善已先去泉山、居大澤矣。志謂餘善爲漢兵所攻而後去。亦非也。又按閩粵王傳。故粵衍侯吳陽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軍。所謂漢陽。則又非泉山矣。余登泉山及巔五里。梯磴頗夷。不爲峻峭。卽有險可守。然皆側徑細路。不能儲餉。四面平疇。困可立敵。若陵谷已變遷則已。如未變遷。吾意餘善欲保守自固。必不居此絕地。是知非買臣所指之山明甚。志雖表其非是。然略而未備。且有先攻後徙之舛。余故申其說以俟考焉。

宋顯謨閣學士泉人傅伯成狀前嘉興守程公行實。其略云。公諱卓。字從元。徽休寧人。開禧二年、除司農寺丞。十二月以親老抗疏請外補。差知嘉興府。丁母新安郡夫人艱。嘉定三年八月服闋。以嘉興治最。授朝奉郎。歷官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致仕新安郡開國侯。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又云。禡李輔郡公。以推擇出守。剖決如流。莫不切中其情。然終歸平恕。或僞爲倅廳印紙。與奸民爲市。以充契劵之用。流布既廣。吏因事覺。視爲奇貨。謂無眞僞。當歷加追驗。則所得可裨郡計不少。公曰。此不過僞造者罪耳。若一一驗之。編民並擾。吾以安民爲先。利非所急也。乃喻民有誤買者、許自陳。立與換印。陳者畢至。一郡晏然。尋以內艱解郡。按此則知公之澤被吾嘉甚厚。乃吾郡志自元郡幕單慶、學博徐碩、及明太守柳公。遺公之名與事之實。後遂泯泯。余讀清源文獻。漫爲錄出以備補遺。

泉自五代之際。腴田多屬寺觀。民間其下者耳。厥後漸爲勢佃轉相沉匿。寺觀反累虛糧。至今數百年來。尙有清查寺田。找價爲充餉之用者。余嘗奉差稽覈。溷不可了。朱紫陽簿同安日有詩云。輸盡王租生理微。老僧行乞暮還歸。空山日落無鐘鼓。惟有虛堂蝙蝠飛。是知僧寺糧累而貧。宋時已然矣。

唐盛均、泉人也。嘗病白孔六帖疏略。廣爲盛氏十二帖。宋鍾璇亦作續白孔帖。

泊宅編、載泉州萬安渡。水闊五里。蔡襄造石橋。兩岸依山非也。余嘗往來此橋。及按端明自爲記。長三百六十尺。非五里。岸左面山非依山。岸右則去山尙遠也。

宋德祐二年十二月。蒲壽庚反知泉州田眞子以城降于元。考泉州府志。田眞子、晉江人。文天祥同榜進

士。爲州司馬。蒲壽庚其先西域人。與兄壽晟總諸番互市。因徙于泉。以平海寇得官。壽庚頑暴寡謀。壽晟爲之畫策。密畀壽庚以蠟丸。裹表潛出降元。今但知壽庚之叛宋。而不知壽晟之主謀也。其子師文尤暴悍嗜殺。孫勝夫其黨也。余按宋元通鑑云。我太祖皇帝禁泉人蒲壽庚孫勝夫之子。不得齒於士。蓋治其先世導元傾宋之罪。故終夷之也。又資治通鑑府志。俱曰田眞子。而薛方山宋元通鑑。則曰田子眞。兩通鑑俱稱田知泉州。而府志則稱田爲州司馬。名與官皆屬互異。故并識之。不致賊臣溷逃斧鉞也。

衞民祠。爲前守熊公設也。公諱尙初。江西南昌人。由吏員、正統末、知泉州。剛梗廉勤有善政。時鄧茂七反。據汀延。遣劇寇侵掠泉界。民甚危之。郡將王指揮覼望不武。公曰。吾當躬禦。不可延寇殲吾城。請師未下。乃提民兵。與晉江簿史孟常、陰陽正術楊仕洪、拒戰于古陵坡。皆爲賊所執。欲屈之。公執不可。追取贖又不可。公氣愈厲。罵愈甚。遂皆死之。繼而重兵至。賊走。後錄其死事。祠以祀之。以楊史配。萬歷己巳。太守東山張公。見其祠傾圮。立欲新之。命余董厥事。甫庀材鳩工。有庠生某。以其父有近時說賊功。欲塑像史楊之次。余曰。有勞桑梓。與死事並祀。固與禮合。但須論定。當事議許而後可。會公解組去。後無任事者。祠尙頹然。蓋熊公以吏起至二千石。爲民死賊。城得保全。血食千秋。神爽赫弈。誰謂掾吏無人哉。公之外又有羅明。以劍州判、罵賊死。曾璉以連州判、禦賊死。鄧俊以榮山尉、禦賊死。陳一道以蕪湖丞、禦倭死。俱蒙恩蔭。且立祠焉。嗟嗟。此數君者。甘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義。故能心堅鐵石。操厲松

竹。履危亡而不顧。飲刀斧其如飴。是知蹈節捐軀。不限人地。彼紆朱鳴玉者。視死在前。而欲成此徽烈。幾何人哉。

國朝掾吏。不但熊況。兩公官太守俱稱名臣。其尚書、侍郎、卿寺、銓司、台省、藩臬、二千石、府佐、縣令、不下數十百人。無論各省多有。卽以泉與吾郡可指而數者。泉州有張苗、南通政使張暉、光祿少卿劉仲修、工部主事黃均、知縣趙應實、知縣加六品黃永。寧波湖州廣信三府知府嘉興有殷昶、監察御史陳宣、河東運使張翊、大理評事顧琛、吏部郎中葉春、刑部右侍郎張振、重慶知府金宗。禮部郎中以上俱互見弇州別集。泉嘉兩郡志。雖進取或有超資。要亦有可用者在。故知國家未嘗不用異途。特患頹靡不肯自立。苟有自立者出。而不爲羣妬所射者少矣。且當事者不但不爲振拔。反疑而伺察之。使含沙得行。蘭蕕共刈。是非所以激有志。以勸後來也。

東嶽行宮坊、扁曰萬山第一。是米元章書第一山刻妙覺巖下者。相傳一羽士臨出。自書萬字足之。余有米南宮寶藏二字。刻于無爲州者。徑二尺許。大有神勢。欲摹刻清源山中。客有謂余曰。院司且經遊。公位下。未宜勒石。余乃笑而止。

庫貯敗鐵甚夥。皆先後所收不堪軍器也。余嘗監收。目擊可用。乃兵子飾虛。利在掊餉。不論堪否。故毀解還。余議堪者官給工料。分發各營修理兼用。不堪者作鐵與之。於軍器銀內。銀七器三。照額搭給。解驗查盤。一如新造之法。併散雨濕火藥。而加硝提之。計省二千餘金。卽於餉銀內扣庫。以抵下年額征。節

軍費以紓民力。計無便此。沈都閫士弘力贊如余言。郡司馬楊公、司理李公、欣然覆議。各以陞任丁艱行。視篆汪公因議具申。乃當事者泛視不行。終作朽物、惜哉。

興化有海洋劇寇數輩。俱寘典常。惟賊首杜某尚在逋逃。乃興化海防同郡夏靖原公所部事也。中丞御史臺嚴限不獲。一日公密札示余曰。此巨寇也。幸加意緝之。余始物色其人。饒於資。善航海。又多黨與。非計得不可。乃屬意諜者曰。幕君與夏多桑梓情。能爲爾地、來、吾爲若屬幕君圖之。否則終爲他擒無脫理。爾即走海。如妻子家產何。杜然其言果至。余乃縛送科結。初公之緝此賊久。屬余最後。偶然耳。不虞余得之如吹塵也。乃知作惡者終不能逃法網耳。

余司于掫。一青衿失盜。稱明火強盜。劫錢物數百金。在學驢曰。城中盜至此極乎。切責余往勘盜蹤。至則見一間矮屋。門有火炙一孔。若將伸指探扆廖者。余不問所失。第檢所存。有竹竈一。竈傍匡床一。綻布被一。舊履一。量碗筯數器。依床一桌而已。余即以開覆。在事吒而遣之。余問青衿曰。公此舉何居。青衿答曰。賊雖無所得。然生既貧。反得所司例守暴客。故作此鬧事。聊欲紿其比追耳。

城中一夕被盜。捕兵實爲之。招直巡兩兵。一以左腕。一以胸次。俱帶黑傷。而不腫裂。謂賊棍毆。意在抵飾。當事辭責司捕之弛於于掫也。甚厲。余意棍毆處未有不致命。且折亦未有不腫且裂者。無之是必覆作。問諸左右曰。吾鄉有草可作傷色者爾。泉地云何。答曰。此名千里急。余令取搗碎。以二人塗如其處。少焉成黑。以示兩兵。兩兵愕然。遂得奸狀。自是嚮道絕而外客無所容矣。按本草、千里急、一名千里及

藤生道旁籬落間。葉細而厚。味苦平。小有毒。治疫氣、結黃、瘧蠱毒。煮汁服。取吐下。亦搗爛敷蛇犬咬。不入衆藥。第不載此草可染膚黑。如鳳仙花可染指紅也。

葉湜爲泉州惠安丞。眞文忠公守泉時。引以自助。有擒賊功甚著。公爲作墓誌。郡志失其名何也。蓋未見西山文集耳。

宋進士呂造詩云。閩海雲霞遶刺桐△往年城郭爲誰封△鷓鴣啼困悲前事。荳蔻香銷減舊容△刺桐城、今泉州。築城時。環城皆植刺桐。故號桐城。

宋王勺泊宅編云。七閩地狹瘠而水源淺遠。墾山壠爲田。層起如階級然。每引溪谷水灌溉。中塗必爲之磑。下爲磑米。亦能播精。朱行中知泉州。有水無一滴不爲用。山到崔嵬。盡力耕之詩。蓋紀實也。余曰。否。蓋余於泉。嘗履畝焉。聽斷中多有爭水者。其田謂之糞水田。以水源遠近。爲價之高下。如吳中上鄉下鄉然。港脈鮮少。源流僅是一溝。或積一潭。各從其派。非共由者不得盜決支流。田傍各濬土坑蓄水。遇旱置桔槔引灌。夜則守之。以防盜汲。朱行中所云水無一滴不爲用。蓋在此不在磑舂也。余所經浙之金衢、達建安。始有水磑田開山壠。閩實爲多。故余詩有湍中鑿石開泉磑。天半鋤雲種水田之句。又泉志。郡守無朱行中。元祐間有朱服。改知婺州。婺州卽三國時東陽也。泊宅編謂朱行中嘗守東陽。故知行中或卽朱服字也。

宋陳復齋宓、知泉屬安溪時。各色錢不係上供。例歸縣官、吏以例進。公曰。入縣卽爲官錢。私有之則賊也。

良久曰。此一例字、壞了許多賢士大夫。

泉南號文章之藪。而載籍甚少、何也。所見者惟歐陽行周文集。眞西山忠經。清源文獻。泉郡志敬由編。王梅溪眞西山兩公溫陵留墨。蔡文莊公集。王遵巖先生集。此外無聞焉。或曰。藏書家秘而不行耳。何怍庵先生曰。蒲氏之變。泉郡槩遭兵火。無復遺者。又避在一隅。傳播不廣。習尙纖嗇。梓刻不多。地氣卑濕。蠹魚爲虐。慨前人之苦心。悲後世之澌滅。故公集清源文獻。以表前人。而引用諸書。皆出家藏也。

有一婦因夫出賈。便告離。夫屬余鞫之。余意買臣婦離夫。謂其終餓死溝中故也。經商非貧。離之必有姦事。陰遣人門外覘之。果得姦夫。論詞科斷。

余幕佐王君者。以細故瞋相。余以釋提婆那與佛問答二偈解之。其問偈云。何物殺安樂。何物殺無憂。何物毒之根。吞滅一切善。佛答偈云。殺瞋則安樂。殺瞋則無憂。瞋爲毒之根。瞋滅一切善。王君爲之改容。雖然悔失攻中。而怒不可拔矣。

泉濱海。颶風時作。客因曰。此非雄風乎。然不聞有謂雌風者。余同僚山陰俞君善謔曰。今內孺威作。非雌風乎。余笑曰。雖然。風亦有相偶者。宋玉賦有大王風。劉孝威詩有少女風。風俗通有君子風。北史有小人風。

優童媚趣者。不吝高價。豪奢家攘而有之。蟬鬢傅粉。日以爲常。然皆土腔。不曉所謂。余常戲譯之。而不存也。先是一彪黨。舉此以爲傷敗風俗。建白當事。據行之。然而此種蓄於有力家。雖禁弗戢。第長彪黨之

風則曰。吾言足以取信當事。從而伺察人過。動欲檢舉。設機嚇詐。卑官黔細。爲之不安。余雖白府。竟不我信。已而果驗。余言。故凡建白。須出更老。要亦事可施行。假公濟私。所當深察也。

迎神賽會。莫盛於泉。遊閒子弟。每遇神聖誕期。以方丈木板。搭成抬案。索綯綺繪。週翼扶欄。置几於中。加幔於上。而以妓童妝扮故事。衣以飛綃。設以古玩。如大士手提筐筥之屬。悉以金珠爲之。旗鼓雜沓。貴賤混并。不但靡費錢物。恆有鬬奇角勝之禍。至於宵分鼓死。寂然無聲。便是人消物化境界。富貴下場榜樣矣。

雲間徐子丞贊晉江。嘗問余曰。律例果皆鄧侯作耶。余曰。漢高祖法三章。蕭何增爲九章。叔孫通又增爲十八篇。文帝除肉刑。景帝減笞數。武帝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後世增删不一。我明附例居多。凡遣戍則引例。非律也。漢景帝時。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然此代斬趾代截鼻。非施之罪外者也。後世用竹爲刑具始於此。不但施之罪外。甚則五下一更人。笞臀去遠至於胯。不曰笞而曰打矣。古之五刑。一曰墨。鑿其面。以墨涅之。二曰劓。截鼻也。三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四曰刖。斷足也。五曰殺。死刑也。今之五刑。一曰笞。用小荆杖。決打一十至五十。每一十爲加減一等。二曰杖。用大荆杖。決打六十至一百。加減等如上。三曰徒。拘收在官。以應用力辛苦之事。一年至三年爲五等。半年爲一等。酌罪輕重而加減之。四曰流。流去遠方。終身不得還鄉。二千里至三千里爲三等。五百里爲一等。酌罪輕重而

加減之五曰死絞斬也絞全其肢體斬首身異處凌遲極刑也

丙午旱魃爲虐米價騰貴兼一時私錢盛行卽官錢驟亦不用議者欲減價平糴併禁私錢百姓嗷嗷至於罷市余白府曰泉地米少不比米多處可以定價今所藉以裕地方者全在海商若一減價商必走他郡趣厚利泉雖多財如米之不至何故宜一聽市値俾海商聞之俱來米旣集而價未有不平者若私錢新鑄也火色未純與官錢異第緝治以私鑄之辠則官錢自復府然余言不浹旬而海米來集其價遂平錢亦復故

丙午夏旱署府別駕舉繁露之儀禱市月而土益焦說者謂南門宜禁不爲通者浹旬百姓皇皇絕於水火余曰南門閉則宜雨閉久不雨則非南門之故何徒苦百姓爲當事始啓門數日雨

余方輯雨異一書閱泉志至正十三年七月雨白絲書投籠中如得至寶

宋曾公亮晉江人少客京邸有鄰生泣悲甚問故生欷歔久之乃曰僕因事負官錢貧無以償僅一女鬻商人四十萬貸官行有日故泣耳公曰商人轉徙不常孰若售之我乎生喜卽如數與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以俟生如期往公解維已三日矣公歷官顯要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師中書令謚宣靖配享英宗廟庭及葬御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

薛天華字君確晉江人其居鄉左戒云毋通要路書以務養節則俯仰不瀆毋豫塵紛事以務養寂則內外不擾毋殉末俗態以務養高則志行不羞毋受非禮餽以務養廉則彼己不失毋妄結賓從以務養

交。則戚黨不棄。而善彙集。毋苟出言語。以務養德。則靜噪不爽。而口過息。毋逐戀嗜好。以務養神。則天倪不伐。而和氣全。毋厭薄遲鈍。以務養量。則機心不熾。而眞性得。毋譏訕世短。以務養福。則不忮人以見直。而鬼責消。毋虛邀時譽。以務養誠。則不恕己以見賢。而潛德進。毋妬疾儁能。以務養才。則不設阱以誣善。而有獎藉之功。毋歆羨汰靡。以務養嗇。則不競侈以蠹俗。而有由禮之漸。公世廟時官方伯。講學厲行。以清白稱。

蘇隨、晉江人。嘉祐二年進士。令博羅。棄官歸。號紫雲先生。葆神鍊氣。不與俗接。一夕夢遊異境。覺而賦詩曰。夢乘鸞鶴到仙家。侍女風流魏月華。琥珀盞斟千歲酒。琉璃瓶種四時花。金函藏籙文刊玉。石壁題名篆點沙。一枕北窗初睡覺。日移門外柳陰斜。後數年端坐而逝。

唐僧無等、會稽人。居南安延福寺。盧刺史三請不至。遣使仗劍云。不下山取頭來。無等曰。身非我有。況頭邪。禪寂自若。盧嘆曰。空生之道一至是乎。

宋魏國夫人陳氏。晉江人。龍圖從易之女。內翰蘇紳之妻。丞相頌之母。三公皆嘗爲杭守。陳題杭郡舍柱云。吾少從吾父至此邦。中與吾夫偕來。今同吾兒。凡三到。盡閱江山之勝。

歐陽公詹、初發太原。途中寄所思詩。有云。高城不可見。況復成中人。以此得函髻之謗。何怍庵先生曰。此樂府體。黃璞乃謂公悅太原一妓。卒以殞身。好事傳之。不信韓退之李習之李貽孫。信璞何哉。余按公詩。有太原呈薛侍御齊奉禮。和嚴長官。登太原龍興閣。陪太原鄭中丞。登汾上閣。上太原李尚書。是皆

所謂城中人也。故結句云。流萍與繫匏。早晚期相親。流萍喻聚散。繫匏公自喻。若思妓則安用繫匏。且太原妓函髻詩起云。自從別後減容光。此乃鶯鶯句。剽竊傅會。其誣益見矣。

張襄惠公巡撫江西時。奉詔建嚴內閣迎恩樓。有司重復以請。公曰。供費如式。實奉明旨。批卻之。又夏內閣築生墳。使司議廣信七縣。每縣措夫價一千金。公曰。範金爲槨乎。每縣百金足矣。夏謝曰。愛人以德者。固當如此。

宋鄭俠、福清人。官司法參軍。會大旱民流。繪圖上神宗。致迕羣奸。徙英州。元祐初、東坡孫覺薦。起爲泉州教授。

韓國華守泉州。祥符元年戊申、七月二日。生魏公於泉州州宅。世言魏公居河朔。故其狀貌奇偉而有厚重之德。見嬾眞子。

王文正公曾、本泉州人。八歲徙青州益都。本朝丘文莊公、其祖亦晉江人。爲小官於瓊州。因家焉。

吳中人物志云。元陳寶生母莊氏、海鹽人。其父諱思恭。泉州大商。贅于莊。一年生寶生。甫四月。恭去商海上。久以爲死。莊誓不嫁。後恭還。及五年。又浮海去。遽溺死。莊益守志。恭有前娶生子曰寶一。在外家。莊曰。彼所生與吾所乳。均出吾子。乃質田與之養。恭又嘗假貸友人五千緡。友人至是負官錢繫獄。莊曰。不可死有所負也。傾橐償之。寶生與寶一爲兄弟如同胞。寶一死。寶生爲育其孤女。是知莊善教之有素也。寶生長好文。與縉紳大夫游。乞言表揚母節。嘗築春草堂。奉母于太倉里第。余按嘉興府志。海鹽

縣舊志徐一夔贊序樂郊私語俱以莊爲泉人陳爲鹽人以商至泉贅焉府志又言莊攜其孤歸海鹽莊以壽終高季迪作詩美之則恭爲泉人似無疑然三書俱不載莊之償貸及質田養前妻子與寶生育孤三事樂郊私語又言黃公望子久拉彥廉（寶生字）觀濤陳泣曰陽侯父仇也何忍以怒眼相見子久爲之動容不看而返因作仇海賦以記其事其觀濤事人物志亦不載故並錄出

科第之盛莫盛於泉如嘉靖戊午鄉舉中三十五人辛酉甲子各三十四人近科有及五十人者若嘉靖甲辰科入試舉人八十餘人俱下第此又一時盛衰之異也

眞文忠公於嘉定紹定間兩知泉州余讀公集有登金山詩云江來朱方注之東△海潮怒飛日夕相撞舂△天將古來義士骨化作狂瀾中央屹立之青峯△孤根直下二千尺動影鳥窠冲融中△黃金側布蘭若地鬱翠面面開窗櫳△雙橈伊軋破浪屋恍惚置我高巖從△是時千山雪新霽水面月出天淸空△濤聲四起人籟寂毛髮蕭爽琉璃宮△披衣明發躡烟霧決背俯入歸飛鴻△襟前渤澥斂瞑色袖裏岷峨吹曉風△越南燕北但一氣塵埃野馬何時窮△蒼梧虞舜不可叫王事更恨歸悤悤△正德間鎭江推官史魯修京口三山志不載此詩公之詩至於遺漏可知矣

歐陽公曰晚唐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作詩搆思尤艱極其彫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鍊未及成篇已播人口余攷朴吳人隱泉州安溪余有事過縣經永安里周塘卽其隱處後徙福州黃巢攻城得朴曰能從我乎對曰我尙不事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殺之湧白膏起數尺

布衣黃孔昭、泉州惠安人。何怍菴先生曰。孔昭詩如入幽林長薄。其樹木皆世所有。而鬱然蓊翳。遂覺老蒼。歷下瑯琊所稱盧謝。未之或先。

何茂先、晉江布衣也。陳爾身曰。予讀人之文多矣。至觀茂先之作。多撫儿流涕。蓋其孝弟之言動人殊深。

泉人蔡元偉云。孤舟孤燈。聖賢爲侶。眞有一日似兩日氣象。

泉南布衣陳建勛。年在耆老。性好吟咏。執操貞厲。居貧若康。嘗從何儀部研精墳典。於歐陽行周讀書處超然絕跡。可謂挺孤節於靡枝。激清風於頹俗者矣。

宋司農卿湖廣總領詹體仁。淳熙間。嘗爲泉州晉江丞。程尙書大昌、司馬侍郎伋、相繼爲守。尤加賞異。待以賓禮。郡有疑獄必諮焉。嘗提舉浙西常平。謂浙右之有漕渠。非止通餽運、資國信往來而已。蘇秀常潤田之高卬者實賴之。於是開漕渠。濬練湖。置斗門。爲旱澇備。眞西山爲公作行狀。公於泉郡有善政。於吾郡有開渠功。泉志失之。余爲錄出。

守令庶屬。雖有崇卑。而官制悉志之者。昭臣服。徵淑慝也。間有遺落。或承前闕。爰採泉與吾嘉兩郡人官是邦者。錄于左方。以補未備。其已志而幷錄之者。便類考也。

泉郡人宦吾嘉者、自藩臬外有

林曈　晉江人。正統十年任桐鄉令。見嘉志。　泉志作宣德間任由歲貢。

林旺　安溪人。歲貢。正統間任秀水丞。見泉志。　嘉志闕。

林敏　惠安人。歲貢。景泰間。任嘉興丞。見泉志。　嘉志闕。

蘇疇　安溪人。歲貢。天順間任海鹽訓。見泉志。　嘉志闕。

盧昭　惠安人。歲貢。天順間。任嘉興稅課大使。見泉志。　嘉志闕。

饒恕　晉江人。監生。成化十二年。任桐鄉訓。見嘉柳志。　泉志。歲貢。

汪順　同安人。吏員。成化間任崇德丞。互見兩郡志。

蕭韶　宏治癸丑。任海鹽訓。　見嘉志。　泉志作博羅訓。　嘉興柳志。由監生。

林秀　晉江人。歲貢。正德間任桐鄉訓。見泉志。　嘉志闕。

連桂　惠安人。歲貢。正德間。任海鹽訓。見泉志。　嘉志闕。

洪熊　南安人。舉人。正德八年。任平湖訓。互見兩郡志。

曾仲魁　晉江人。嘉靖二年進士給事中。陞嘉興池州知府。見泉志。　嘉志闕。或未任。

徐榮　晉江人。進士。嘉靖癸巳任嘉善知縣。互見兩郡志。

温學舜　晉江人。進士。嘉靖乙未任桐鄉令。　泉志作海寧。

李漢　安溪人。歲貢。嘉靖間任桐鄉訓。見泉志。　嘉志闕。

陳道基　同安人。進士。嘉靖庚戌任嘉善令。互見兩郡志。

張國謙　晉江人。進士。嘉靖癸亥任嘉興推官。互見兩郡志。

田相 泉人。秀水典史。

王用中 泉人。秀水籌。

鍾信 泉人。王江涇巡檢。以上俱嘉靖間任。見海鹽舊志

蔡民望 晉江人。舉人。隆慶庚午任嘉興同知。見嘉志。泉志作贛州推官

史朝鉉 晉江人。進士。慶隆己巳任嘉善令。互見兩郡志。

蔡貴易 同安人。進士。隆慶壬申任崇德令。互見兩郡志。

胡世華 晉江人。杉青閘巡檢。

駱世元 晉江人。杉青閘巡檢。

王三陽 晉江人。進士。萬歷辛巳任嘉善令。互見嘉志履歷。

蔡彭 晉江人。進士。萬歷甲申任嘉善令。互見嘉志履歷。

蔡喬登 晉江人。萬歷丙戌任桐鄉令。見嘉志。

謝吉卿 晉江人。進士。萬歷己丑任海鹽令。見嘉志履歷。

林夢琦 晉江人。進士。萬歷己亥任平湖令。互見嘉志履歷。

郭日彊 晉江人。萬歷甲午任嘉興簿。

余嘉郡人。官泉者。自藩臬外有

劉昌　海鹽人。選貢。洪武間任泉州訓。見嘉志。泉志闕。

許珣　海鹽人。舉人。正統間任安溪令。見海鹽舊志。嘉志作訓導。泉志闕。

徐忠　海鹽人。歲貢。景泰間任泉州經歷。見嘉志。海鹽舊志。泉志闕。

王輔　崇德人。歲貢。天順七年任泉州訓。互見兩郡志。

周密　海鹽人。吏員。天順間任安溪典史。互見兩郡志。

鄭恂　海鹽人。吏員。天順間任晉江巡檢。見海鹽舊志。

汪順　嘉興人。選貢。成化間任泉州訓。見泉志。嘉志作汪頤。

王浩　平湖人。歲貢。成化五年任南安簿。見嘉志。泉志作湖州人。

顧旭　嘉善人。成化二十一年任永春典史。見泉志。

周家顯　海鹽人。吏員。成化間任泉州巡檢。見海鹽舊志。

沈慶　嘉興人。監生。宏治九年任惠安簿。見泉志。

夏雄　歲貢。任晉江訓導。見嘉郡柳志。

王篪　嘉興人。正德九年任泉志。作泉州訓。嘉志作教諭。

沈鏞　平湖人。嘉靖五年任惠安訓。見泉志。

暉鎧　崇德人。舉人。嘉靖九年任泉州推官。見泉志。嘉志作桐鄉人。

吳元 海鹽人。監生。嘉靖十年任南安簿。見泉志。

孟鍾 嘉興人。吏員。嘉靖十三年任惠安簿。見泉志。

俞咨伯 平湖人。進士。嘉靖十九年任泉州知府。見泉志。 嘉志官提學副使。

仇俊卿 海鹽人。舉人。嘉靖二十九年任惠安令。見泉志。 嘉志作博士。

支大綸 嘉善人。進士。萬歷間任泉州推官。 以下俱泉修志後任。

金枝 崇德人。進士。萬曆間任同安令。

李在公 嘉興人。進士。萬曆間任同安令。

夏建寅 秀水人。舉人。萬曆間任惠安令。

陸鰲來 海鹽人。舉人。萬歷三十年任泉州通判。以上互見嘉興志歷科屬歷。

與余一時共事者。有費和 海鹽人。吏員。萬歷三十一年任南安典史。 姚宗垚 秀水人。吏員。萬歷三十一年任晉江縣福全倉副使。 張化龍 嘉興人。吏員。萬曆三十一年任同安縣全門倉副使。 朱垚 嘉興人。吏員。萬歷三十三年任康店驛丞。 不佞懋仁則泉州經歷也。

泉州朝天樓考志。自唐貞元九年。郡牧席相修後。無有繼者。四門博士歐陽詹序云。倚層霄於軒檻。納千里乎窗牖。此郡北牖之立候樓也。萬歷乙巳冬余董城工。虒其歲久傾仄。居人兢兢焉。虞有拉攞之患。余亦念圮而後新。則爲費鉅。故欲易五六朽柱而正之。不費官帑。不煩民力。止取於余所董城工之羨

緡中經月可竣議白道府屬余經紀其事甫庀材而異議鼎沸有謂關於文風者有謂關於火災者又謂非千金非經歲不訖工者甚而曰有巨室重城輿言賄匠易制者余曰樓有二十四柱僅換六柱而舊制移如衆柱何監司句餘陳公司李故鄣李公拂羣議是余言咸出薪俸助工於是議者不能難是歲十一月二十六日興工十二月二十五日安獸所費才一百有四兩訖工僅三十一日耳因請句餘公扁其樓曰三台拱秀云丙午八月三日海嘯颶作郡中石坊公署多所傾圮惟茲樓歸然獨存慰余始志是歲鄉舉三十三人明年成進士十二人魁二人及第一人館選二人。修城銀四百八十兩內節羨七十在庫余雖罷歸當事自能找發必不累趨事民也。

清源文獻曰朱鑑字用明晉江人永樂十二年舉人官至都御史正統己巳之變公涕泣憤恨於君父之仇疏十餘上皆防邊大計其保障雁門方略至今賴之黃河清曰詳公之世有足陰維社稷動天地而感鬼神者惜彭惠安錄本朝名臣於公偶遺也余考吾學編名臣記弇山堂別集都御史表亦俱未錄余故備書以俟補錄者按公初授蒲圻教諭以學行擢監察御史按湖廣廣東俱有諭賊緝奸大績權瑤王振挾駕出師公時陞山西左參政上疏懇留極言虜勢太皇太后讀其疏泣下土木之變公勒兵勤王以遏南侵令諭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保障雁門要害公涕泣憤恨以君父之讐不共戴天上疏言天位不可以無主神器不可以久虛宜急立儲君選智勇之將託忠義之臣開直諫之路杜權倖

之門早革內侍之政再造中興之業雪前恥以圖後功公在山西十餘年前後奏疏皆防邊大計疏多不錄所賜璽書至五十餘道石亨曾以失機爲公所劾憾公公遂懇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壽八十八無疾坐逝訃聞諭葬宏治間公鄉人王宣從祀鄉賢議云公之爲人雖所行未能盡合聖軌上比孔庭然其精忠峻節餘韻流風自足以風勵人臣楷範後學於是公遂列於俎豆矣王宣者以鄉舉受業蔡文莊公之門養親不仕次崖林氏曰先生俯視一世仰觀千古使竟其所至必有發前聖所未發者後亦從祀因併著焉

余廨在別駕廨前頗曠遠相傳是舊刑館改置但郡志無此說或者以廳事舊聯有持三尺肅若秋霜之類非幕官語故謂是司李署耶安知非當時守法幕官所爲也余以蹇鄙誤忝非服因念汚則自下機種潔則人栽妒根故不爲撓事利己之圖亦不能秕政麗熱獨苦黔細因揭一聯曰體齊家之道以從政推愛己之心以及人扁其堂曰敬畏然終以奉三尺爲時不容是以儀部何公賦七言律四首贈余行有官小獨持三尺法身輕不煖一年毡之句

余所蒙知獨太守張公也公行後有書勉余云以足下而猶然魚服也素王安得不錄簡兮哉方今操士如束溼卽椎處於囊何能自見願足下如老僧入定一空無際毋令山鬼得窺其伎倆斯或道于羣妒耳公老僧入定數語爲余左契敢緣所蒙錄以識媿

離署辭神系以小詩云逾年竊祿媿髯參△強欲從時苦未諳△念自爲兒承母愛忍他鬻子遂吾貪△竊鉄以

意顏無二。投抒隨人至有三若。斂泉黎泉貨去。祝融災後葬江潭。

闔部疏

王世懋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紀錄彙編寶顏堂祕笈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重鈔及指海皆收有此書紀錄寶顏兩本最早紀錄本有破損故據寶顏本排印

閩部疏序

瑯琊次公以督學之暇。疏閩部成裒一編。寄僕吳門曰。往余不嘗序足下荆溪疏乎。蓋無言不讎。請受報於子。僕文不足當瑯琊公下駟。其曷敢以爲報。然平生交於閩之人也夥。故稍習閩事。閩故多君子。嫺於辭。又多佳山水。饒物產。海陸之珍甲天下。每恨不能名取。宦游其間。其次客游無舌。賈游無裝。獨游又無濟勝之具。聞人言荔子輕紅。徒有瞪目垂涎。安能縮地而南。日啖三百顆。令齦齶皆甘也。夫督學使者行部。坐氊帷中。尊嚴如神明。旛旄蔽天。鼓吹震山谷。衛尉督郵。負韉矢而將迎者。千騎遮道。塡擁不得前。卽有青巖墮馬首。鳴瀑濺人面。閉目俛首。莫敢左右視。既入臺寺。葳蕤之鎖扃其扉。樹籬插棘。游徼干揶。而課諸生雕蟲之技。雌黃甲乙。有同嚼蠟。惟恐一不得當。仰屋搔首者幾矣。何暇褰帷伏軾。指麾顧盻。而談游觀之盛哉。次公此疏。其模寫宛盡。敍致曲折。思若凌雲。言若霏雪。述山川。如少文之繪壁。陳險要。如伏波之聚米。論風土。如宏之之纂荆州。陳詞賦。綜名物。又如稚川之穆記西京事。大要。其旨簡以穆。其才博以鬯。其文靈靈以蕊。蒨使覽之者。恍似經黯淡。探武夷。泛九鯉。陟七臺。往來紅蕉綠柚之下。聽秦吉了鷓鴣聲。左手擘丹荔。右手拈碧觴。噉蠣房。咀蟀蟴。與幔亭僊侶相拍浮耳。玆其文非所謂黼黻八羣。丹青巖壑者耶。若夫荆溪蕞爾荒邑。其視閩部。曾不比於函谷一丸泥。以僕疏若序。而較次公之撰。其相去亦猶此矣。丙戌秋日。王穉登序。

閩部疏小序

今天下內外官。得行部遍者。直指督學兩使者而已。世懋束髮宦遊。多歷海內名山大川。而恆以未識閩越。啖生荔枝爲恨。歲甲申。詔起爲閩督學使者。以是歲十二月入部。過武夷山。雨中酹先大夫祠而去。弗及遊。以明年之正月。從福州出校汀州始。迄七月而畢八郡。旣已低首日夕校士。而居恆愼儉不好市閩物。不羅致珍羞。餖飣然。頗有揚子雲之僻。時時簪筆。從輿人問及軺車所經見。輒記赫蹏上。久之成袠。其言散蔓複雜。都無銓次。竊比於葛稚川盛弘之之義例云爾。倦遊且歸。鄉人父老從我徵閩事者。懶於口授。手一編示之。庶幾人得臥遊。後有宦遊茲土者。當知予言之非侈。萬歷乙酉冬十一月。損齋道人王世懋書於莆之念白齋。

閩部疏

明　王世懋敬美撰

天下堪輿易辨者。莫如福州府。登行省三重樓。北視諸山羅抱。龍從西北稍衍處。過行省小山坐其中。烏石九僊二山。東西峙作雙闕。其外托則東山。高大蔽虧日月。大海在其外。是謂鼓山。朱元晦所書天風海濤處也。西山迤邐稍卑。狀若展旗。曰旗山。以配鼓。其前則印山若屏爲南案。似人巧湊泊而成者。然猶未覩水所經宿已。登烏石山望。則大小二水歷歷在目。大江從西南蛇行方山下。南臺江稍近城而行。大江復從南稍折而東北。南臺江水合之。汪洋瀰漫。東下長樂入海。其山水明秀如此。土人猶謂方山稍西俗名五虎。迫視有猛勢。以爲微缺陷處。然予謂卽東方山而平之。亦終不能作天子都。何者愈顯則根愈淺。愈巧則局愈小。

省府之南山曰方山。緜亘數十餘里。形甚怪偉。俗名五虎山。數之正浮。志言九龍鼻。索之又不足。

布政司在山上。堂後一大樹。是榕樟二樹相參結而生。鬱然干雲。因爲堂以嘉樹顏之。余與王叔俱有詩。

福州府布政司前。多甃甘泉。土人初名曰第一泉、第二泉。每大比。五魁多爲泉人所占。以爲泉讖也。改顏曰一福井、二福井。文理殊未鬯。然每放榜。泉士蔑然如故。

行省鼓樓高絕。云是越王無諸建都處也。古蹟多在建南諸郡。稱越王臺者以數計。而獸南平之王臺驛

最顯。驛以此名。有越王古墓在。第未知是何王耳。閩王審知兄節度使潮墓在興泉間。

由福之南門出。至南臺江。十里而遙。民居不斷。橋跨江中。怒石踞立。鰕舟鱗次。亦一勝處也。過此山行數十里間。荔枝龍眼夾道交蔭。丹榴綠蕉。疊斐間之。令人應接不暇。舟渡西峽。浩渺洶湧。望江勢滔滔赴海。擊楫而生沃壤。

去省城南八十里而近。爲靈濟宮。即京師所奉二徐眞人也。本駐兵此地。宮亦勅建。至今禱雨者往焉。南十餘里爲大田驛。其間有流泉水碓。豐原美植。大是沃壤。

由石竹山而北。至常思嶺。三十餘里間。皆福清縣屬。特多崇岡壯岳。峯骨怒立。巒岫皆欲飛舞。五虎一臺。陡懸數十里外。皆奇觀也。常思嶺以南山皆南向。獸此嶺北拱。遂爲閩縣屬。水東北流矣。二縣所由界也。諸谿合流。至水口以東。汪洋巨浸。大似浙之富陽江。經芋原西峽。益濶。流入長樂。大海潮汐。上下二百里。何異錢塘江。而名稱不盛。一統志所云。南臺江。亦此水別支也。以南臺一鎭辱之。令人稱屈。

省府北。井樓門。出爲連江羅源道。與福寧州鄰。多高山大嶺。行甚嶔崎。連江號有人才。盡此境而北。科甲寥寥矣。福寧北。與永嘉連。西與建安接。瀕海多魚鹽梯航之利。民富而尠知禮。觀風督學二使者所不至也。

閩中獨荔枝奇絕。龍眼名荔枝奴。眞堪作奴耳。次則佛手柑、橄欖。皆中原所無。品亞荔枝。又有山果名黃彈、金扣子、羊桃。皆異產。然味苦不足登俎。

柚大而麤。柑橘中最下品也。福延間多有之。花亦奇大。三月間開。香氣甚郁。余嘗有詩云。最好南平三月景。滿城微雨柚花香。

橄欖。在芋原上八十里間沿麓樹之。蒼鬱可愛。甘蔗洲獸多。土人雖擔城市貨之。頗不登羞。

蔗有二種。飴蔗節疎而短小。食蔗節密而長大。凡飴蔗擣之入釜。徑煉爲赤糖。赤糖再煉燥而成霜。爲白糖。白糖再煅而凝。則曰冰糖。

美人蕉。福州爲多。而無蕉實。泉漳間始家樹大蕉。小曰芽蕉。皆能實。實後斫而絲之。是爲蕉布。其實大都如吳中所生甘露。第彼作瓣有露無實。此囊生蘖蘖可乾食耳。然味甜無韻。故不如美人蕉花可供翫。蕉花獸盛。余廨中以盛冬發一紅瓣。上抽綠苗。三四月間齊放。簇若朱蓮。經月不敗。大是佳卉。

閩地最少楊柳。福州城中士大夫園地邊間有一兩株。作長條拂地。不能拱把。

閩地最饒花。獨杏花絕產。亦一異也。

陶方伯嘗言。閩中海錯。定虛得名耳。余恠問何以。曰。蚶不四明。蛤不揚州。蟹不三吳。余大以爲然。蚶大而不種。故不佳。蛤乃車螯。非蛤蜊也。蟹之別種曰蟛蜞。吾地名黃甲。此名海蟹。特多此種。而蟹乃爲異狀不中食。此又一種。非眞蟹也。獸與化數里河中有蟹。形味俱似吳中。而土人不之重。豈日厭海錯。不能別味耶。

海錯出東四郡者。以西施舌爲第一。蠣房次之。西施舌本名車蛤。以美見謚。出長樂灣中

閩俗重歲首。民間不開正戶。慶節後即相率拜嘉。挂紙錢。一如清明。迎春日。多陳百戲。盛亭臺之飾。坐嬰兒高槊上。兒皆慣習。飲噉自若。了無怖懼。千夫百騎。繞堂皇而出。唱呼跳舞。勞以曆書。惡少輩多舞獵猊。求索尤甚。即藩臬長無奈之何。士女傳觀。塡街塞巷。自茲春事日盛。尤重元宵。十三日始放燈。數步一立表。一表輒數燈。家聯戶綴。燦若貫珠。如是者至下弦猶不肯撤。有司禁之。縉紳先生不平見顏色。是月也一郡之民皆若狂。

端午節尤重競渡。所過山溪。數家之市。皆懸舟以待。往往毆擊。至殺人成獄。禁稍弛復競。其俗成不能革也。

興化古莆中。景物亦大佳。第國狹而貧耳。江口渺漫。漁舟宿步。始見海氣。東北多良田廣陂。畝直三十金。其陽皆山也。二十里抵瀨溪。道旁多古木穹碑。皆先朝大臣彭惠安輩賜葬之所。令人肅然興仰止意。

興化背太平山而城。以壺公爲案。兩山皆峭拔。木蘭陂出壺公下。登城北山望東南。大海浮空。檣帆皆見。從興化西門行。可八十里。至九鯉湖。其地非獸以夢靈著異也。飛泉九疊。下匯爲湖。漫漫欲過蘇門百泉。豈以壤境故爲仙靈所託耶。福清縣石竹山。亦有九仙靈蹟。其山亦宏麗。在宏路驛大道旁。土人祈夢者。以秋往九鯉湖。以春往石竹山。石竹山是九僊離宮爲行春治所耶。

仙遊縣在楓亭西五十里。非祈夢九鯉湖者不入縣。

楓亭驛荔枝甲天下。瀰山被野。樹極婆娑可愛。亡論丹實纍纍。驛甚宏壯。中庭六株荔子色皆參天。

荔枝。以興化府楓亭驛爲最。長樂縣次之。柑橘以漳州府爲最。福州次之

荔枝名。以狀元香爲最。然實不如長樂勝。蓋肉厚而味甘。當爲種中第一。第乾之不能如狀元香風味。

閩地頗畜蠱。其神或作小蛇。毒人有不能殺者。獨泉之惠安最多。八十里間。北不能過楓亭。南不敢度洛陽橋。云。蔡端明爲泉州日。捕殺治蠱者幾盡。其妖至今畏之。以橋有端明祠。而楓亭仙遊屬端明卽仙遊人也。士人之莊事端明如此。

自惠安以南。山漸培塿。以到海脈窮也。而特多巨石。林立綦累。多不可名狀。或臥或起。恆若位置。嘉木蔭之。居然園林間景。

洛陽橋。一名萬安。大江中五里。石梁虹臥水上。蔡端明眞神人也。近南岸一山皆大石。倭亂時城其上。而樓之扃鑰甚固。倭不能過。洛陽之南。晉江虎渡二橋。亦稱鉅麗。

吳中雖盛有石梁。若令見萬安橋。必吐舌。亦猶閩溪中篙師。不知吳楚間有萬石樓船也。

泉州城大於福。北負洛陽江。南面晉江。倚泉山而城。堪輿家謂爲三台山。八卦水。故多縉紳。去城東北五里。一荒山。纍纍諸墳。本漏澤也。而名曰官山。以泉人發科第者。其祖父多葬其上。卜利後人。遂令逝者體勢如厲。

泉州城大而土曠。士大夫皆散處。余以六月行部。人家多依原隰爲園林。肩輿過其下。嘉瓜四垂。朱槿熠燿。綠柚扶搖於短垣之內。丹荔點綴於碧葉之上。眞令人目不暇給。

泉之南北。奇石尤多。有名紗帽者。有名馬頭者。有名鼓者。有名青蛇者。有名蝦蟆者。都如巨靈斧擘。五丁負置。四十里外。一石龜聳坐磐石上。宛若斲成。遂以名郵。

昔聞長老言。廣人種綿花高六七尺。有四五年不易者。余初未之信。過泉州至同安龍溪間。扶搖道旁。狀若榛荆。迫而視之。卽綿花也。時方淸和。老幹已蒼瘦。黃花矣。然不可呼爲木棉。木棉花者高樹丹花若荼。吐實蓬蓬。吳中所謂攀枝花也。楊用脩具載丹鉛以爲異。曰、雲南霑益州有之。閩嶺廣尤多。不知惠安志已載。此樹名爲攀桂花。楊乃曰班枝花。與吳中攀枝花。蓋三名一物也。花品不當綿花。僅堪絮褥耳。

漳州羅萬戶良。在元末守漳有功。爲陳友定所殺。其名甚著。而一統志不載。今載郡志。余往來見巨石道旁。皆鑿羅萬戶重生父母。其爲漳人愛戴如此。入泉境。兩巨石亦有鐫書。一曰攀轅石。一曰臥轍石。意字俱不雅。問知是俞總兵大猷駐兵處。其門下人侈而書之。然俞亦近時名將也。

漳州氣候最煖。草木皆先時華。余以四月抵郡。廨中盛有所植。盤飧間頗不乏味。崇蘭桂子茉莉薝蔔一時並開。荔子蕉黃。舊橘新李。同案而薦。紫茄蔕於陳根。王瓜枯爲蘼草。誠寰中之異境也。

荔枝在漳泉間。以四五月熟。厥名火山。肉薄味酸。驟食之能損側生聲價。

鸞窩菜。竟不辨是何物。漳海邊已有之。蓋海鷺所築。銜之飛渡海中。翮力倦。則擲置海面浮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銜以飛。多爲海風吹泊山澳。海人得之。以貨。大奇大奇。

海味重於天下者稱西施舌。江瑤柱。泉漳間皆有之。而苦不稱美。其它鱗介。殊狀異態。多不可名。而最奇

者龍鰕。置盤中猶蠕動。長可一尺許。其鬚四繚。長半其身。目睛凸出。上隱起二角。貪介昂藏。體似小龍尾後吐紅子。色奪榴花。眞奇種也。

泉漳間燒山土爲瓦。皆黃色。郡人以海風能飛瓦。奏請用筒瓦。民居皆儼似黃屋。鴟吻異狀。官廨縉紳之居尤不可辨。

陶方伯景熙。愛談堪輿家。余偶爲言。武夷山盆中景耳。論奇故當以分水關爲勝。景熙擊節賞歎以爲知言。此公自論形勝耳。然實入閩一大奇也。初余夜宿廣信而雨。自鉛山行入車盤驛。晴且二日矣。忽望雲中挂數峯尖。皚皚作白色。私自怪豈其有葱嶺雪山而在此地。問舁夫云、此車盤以東入閩界也。余猶疑之。登紫溪嶺。則已巉巉峻絕。舁夫陟巔喘吁乍息。而分水關正當面出。其峯聳削天杪。白雲滃之。峯頂隱見。頃刻萬狀。或作菌蓋。或作連環。或作青螺。或作金剪。眞天下偉觀也。後以詢老妻稚子。無不稱奇矣。飯車盤。易舁夫。冉冉徐度。背挨踵接。如是者十里許。皆迎泉聲而上。初視山巔松皆作蔚藍色。已稍迫視。故雪也。然尚不自意爲殘雪中人。稍上見民家茅舍滴水。心始異之。更上則積素鱗集山砌矣。山中人言。使君大福祿相。昨度此。雪擁不前。且奈何。分水關巡檢閩屬也。遠迓。頗言此山之秀。能西發費相家。抵關下輿。回望峯尖。尚在晻靄中。雲氣勃勃。始信前所見果身度之。度不能到者此峯尖耳。從此迤邐東下。山勢皆如龍翔鳳舞。水從雲中下墮百千丈。輿逐之行。琤琮灌木間。彌下彌闊。是謂建溪源矣。蓋以一水分爲二山。以二山分爲二省。人從空中作地界。何必堪輿家始稱奇也。一統志以東溪爲建溪大非。且云合武

夷諸水更誤。東溪從浙之處州來。何與武夷。古人所詠建溪險者。卽西溪也。今建陽有建溪驛。可證。

建寧西南埙。有山曰鐵獅。從溪南渡。歷數招提。始至其山。左分爲赤芝。右分爲雲際。寺曰開元。閣曰丹青。雲際之上有泉曰陸羽。泉之右折而上浮圖巋焉。登山北望。建寧城長虹跨水。萬家鱗集。建溪流其下。作雷霆聲。蓋亦粵壤也。

建寧行都司。是元陳平章有定開府。極宏麗。初以鼓樓爲門。今移入二百步許。猶朗朗可觀。後園有竹樹池沼臺亭之勝。細泉溝流溢爲方沼。其源直從處州龍泉來。抵此始入溪。園多大樟。皆十許人合抱。一樹中空。可容五六人。坐槎枒下垂。儼如巖洞。不知爲樹也。

朱元晦先生祠在建寧城東北。甚敞麗。以上命稱闕里。其裔孫五經博士家焉。青衿時有二十許人。合建陽之族。可得四百許人。

建延之間。有宋游定夫、楊中立、羅仲素、李愿中、朱元晦諸賢。及胡康侯、劉勉之、蔡元定父子兄弟。祠屋墳墓。本名海濱鄒魯以此。若乃化比文翁。文似相如。常丞相之爲名宦。歐陽博士之爲鄉先生。閩東又首善地也。

建寧平政橋。跨大溪。遠望若不亭。近視始見。蓋施柱高甚。上覆視卑。橋下石林立。險甚。輿過其上。轟轟恆若霆擊。不辨人聲。隆慶初。溪漲橋崩。復建爲費鉅萬。

建溪之險。黯淡灘稱絕。去延平五里而遙。舟行者多登陸避之。余性狎水。凌晨直下灘。苦無紆曲。非長年

所畏。第水高數尺。舟似建瓴。波濤奔湧。珠絲迸濺人衣。亦一奇觀也。灘之上有神宇。豈宋人疏鑿時所建耶。

閩中諸郡邑。大都依兩溪合處爲勝。如延平府。府之順昌。建寧府。府之建陽皆然。建寧府治在東。西大溪經城西而南。東溪從東北來。經南門而西。會西溪直下。建陽縣治在西。大溪環其東。而交溪考亭溪諸水西來。流經南門。而東會東溪直下。大都如梓人尺左右用之耳。皆會合有面勢。順昌雖合流。一從正東。一從東北。會於城之西南。似少縈抱。故不如二建。

自邵武之建陽。非孔道也。然所過六十里間。是閩西最佳麗地。原隰夷衍。竹樹田疇。豐美饒裕。囂落相望。烟火不絕。夾溪面衡。人家時有數百。於時二月將盡。躑躅始放。梨花未殘。海棠金爵。盡以樊圃。山花野卉。多不可名。眞令人應接不暇。

自邵武至順昌。溪人皆名爲樵水。其實非也。水名大溪。從光澤以西來甚遠。樵水出邵武樵山下。細流貫城中。入大溪耳。一統志又云紫雲溪。今誌亦不載。

將樂溪。從邵武建寧縣來。東流至順昌。合邵武水。又東合沙縣水。經延平府城西。又東合建溪而南下爲劍津。舊傳化劍處也。將樂溪甚大。城南三華橋。長興建寧平政橋。埒溪不名。故一統志失之。第云孔子山突出溪中。不知竟是何水。沙縣水源從汀之寧化縣。經清流城下。逶迤至永安沙縣始出。與順昌水合。水迅灘惡。爲閩中第一險處。一統志所云沙源是也。

邵武山多作石壁。下映澄江。然苦無奇瓌之觀。

上四郡。大都山郡。路皆逐溪行。溪中無石子。而皆巉巖大石。險惡百態。故其地有怒舟而無怒馬。舟多三板薄裝。延津而下。才有官舟。紓行矛戟間。有觸立碎。而長年狎習。終不令敗。每當急灘一瀉。目不及瞬。亦一快事也。

閩西諸郡。大都兩山壁立。中行一水。亡問巨川細流。中皆悍灘怒石。撞擊澎湃。其旁隙地壅爲畎畝。千塍百圩。僅如盤盂。久行登頓山麓。忽開曠見曠土漫川。柳塘桃塢。便似游子還鄉。

福延之間。建溪之陰爲尤溪口。入可四十里。有山童如鋼鐵出焉。其陽有民居十餘戶。舟人云。山氓鑿得鐵卽渡水北。鐵乃可爐。經宿不遷。鐵不可煆。余始不然。再問知果爾。政自難解。

閩中水碓最多。然多以木槓運輪。不駛急溪中壅激爲之則佳。順昌人作紙。家有水碓。至造舟急灘中。夾以雙輪如飛。春聲在舟。余戲謂此洞庭賊楊么故製耶。

山田薄無糞。農家燒山茅。候雨至流入田中爲糞。以故入春則山山皆火。舟中夜望山燒爲奇。陸行遇燒山皆童而黑。殊乏景趣。

閩中大都氣暖。春花皆先時放。方二月下旬。已見躑躅。每肩輿行山徑中。喬松灌木互相掩映。綠波外揚。丹崖內聳。鷓鴣啼晝。畫眉弄舌。殊不知巾車爲苦。

西三郡水皆朝宗於福。自長樂入海。獨汀水南行入於潮陽。水名從丁南位也。故七郡鹺政統於福轉運。

而汀獨食廣鹽。

汀州地大而交於旁省。山川之勝多於建延。自長汀以南。上杭以東。險惡多瘴。聞裴太僕云。其屬邑永定與漳之龍巖接境處。有洞奇甚。意此類尚多沒蠻落中不知耳。

歸化故無縣。成化間割郡之寧化清流。與延之將樂沙爲縣。至今生聚寥落。然境內雅多奇觀。余所遊有獅子巖、滴水巖。而滴水巖爲最勝。見余賦中。其東接將樂。則玉華洞出焉。西抵清流。則玉華西洞歸然道左。蓋其地實靈巧所鍾也。

玉華石出將樂。然不產玉華洞中。近益艱得。滴水巖大勝。宜與善權洞。所不如者。善權下有水洞耳。玉華洞石色不如宜興張公洞。而迤邐可七八里中。小洞幽巖無慮數十。滴水成井。溢井成河。與敞各適。無張公偪仄之苦。故爲勝之。

汀郡小巖可遊者。曰霹靂巖、朝斗巖、蒼玉峽。是宗子相徐子與故宦遊處。題詠頗多。朝斗巖差遠而幽。餘皆近城。

汀人多種李。二月時田園碎白滿野。時間紅桃。繽紛可喜。入延境絕不見李。而特多梨花。尤壯雅。殊令人寄情。閩中梨稱建陽爲佳產。故當不作蒸食。

余始入建安。見山麓間多種茶。而稍高大枝幹槎枒。不類吳中產。問之知爲茶油。非蔡君謨貢品也。已歷汀延邵。愈益彌被山谷。高者可一二丈。大者可拱把。餘以冬華以春實。榨其實爲油。可鐙可膏可釜。閩人

大都用之。然獨汀之連城爲第一。閩之人能別其品。

自崇安周八郡。驛路三千餘里而遙。路皆甃石。獨漳泉間稍因剛土耳。一望盤紆。脩潔可鏡。擔夫行子屩迹不沾尺土。爲工亦鉅矣。若吳之白公堤。杭之蘇公堤。以兩公橫得名耳。以數計之。蓋萬尋方寸也。

閩山之鉅麗者。武夷九鯉湖而外。邵武之七臺山。漳浦之梁山。福清之黃蘗山。皆名山也。余行部所不至。殊以爲恨。

閩地陸行惡。無若漳之汀。水行惡。無若永安之沙縣。余皆幸舟車不及。

建地皆山也。而多泉。不甚虞旱。建溪南輸福人賴之。泉漳間。山薄無泉。海近易洩。故其地喜雨而惡旱。田中多置井。立石如表。轆水而灌。亦云艱矣。每遇天旱。開府以下。惕惕憂恐。蓋漳民饑則易動也。然民皆航潮米而食。不專恃本土。

凡福之紬絲。漳之紗絹。泉之藍。福延之鐵。福漳之橘。福興之荔枝。泉漳之糖。順昌之紙。無日不走分水嶺及浦城小關。下吳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計。皆衣被天下。所仰給它省。獨湖絲耳。紅不逮京口。閩人貨湖絲者。往往染翠紅而歸。織之。

閩山所產。松杉而外。有竹茶烏臼之饒。竹可紙。茶可油。烏臼可燭也。福州而南。藍甲天下。海錯飴餳。實稱利薮。

延平多桂。亦能作瘴。福南四郡。桂皆四季花。而反盛於冬。凡桂四季者有子。唐詩所云。桂子月中落。此眞

桂也。江南桂八九月盛開無子。此木穉也。

延福以南有竹蔟生。涉冬抽萌。慈竹類也。而長刺雲。大者拱把。吳越慈竹。逾出其下。

粉竹春絲。爲佳紙料者。美於江東白苧。

建邵之間。人帶豫章音。長汀以南。雜虔嶺之聲。自福至泉。駃舌彌甚。南盡瘴海。不啻異域矣。然閩西諸郡人。皆食山自足。爲舉子業。不求甚工。漳窮海徼。其人以業文爲不貲。以舶海爲恆產。故文則楊葩而吐藻。幾埒三吳。武則輕生而健鬬。雄於東南夷。無事不令人畏也。

漳人既業文。尤多習射。民間儒童。每大比歲。都蠅集省下。覬所謂大續遺才者不得。復留以就武試。又材官多能操觚。伸紙作經生語。故榜出五十人。大半是漳人也。

福州以南橋皆不亭。但以巨石壓之。雖重不殺亭。亦由水性不卞也。不然。洛陽晉江。詎能施南北二虹。

閩中橋梁甲天下。雖山拗細澗。皆以巨石梁之。上施榱棟。都極壯麗。初謂山間木石易辦。已乃知非得已。蓋閩水怒而善崩。故以數十重重木壓之。中多設神佛像。香火甚嚴。亦厭鎮意也。然無如泉州萬安橋。蔡端明名幾與此橋不朽矣。

地氣莫暖於東南。若福南四郡。地居東南偏。飛霜所不灑。故生荔枝。水口離郡城稍西北。僅兩程許。荔枝絕種矣。余以盛冬入福州。芭蕉葉無凋者。廨中美人蕉。纈紅鮮甚。比出過延平。已入春而蕉葉始放。乃知二百里外蕉無冬葉矣。然吳中蕉。三月始抽萌。視延津尚遲兩月。

閩之南有木焉。非檜非柏。厥名水杉。非竹非櫻。厥名桄榔。皆美植也。

榕賤木也。材不中器。爨不生焰。至福州始多。故以名城。然至漳泉間更多而鉅。扶疎旁出。根如流蘇。下垂着幹。卽抱負爲一。輪囷連拳。好作恠狀。其根盤地。崚嶒虯臥。恆畝許。多根故易茂而難拔。不才故寡伐而長壽。其自處晴與道合者。居民植之以當堪輿之屏翳。行子賴之以爲憩息之嘉庇。豈所謂無用之用耶。

斷腸草。一枝三葉。葉大如蔞。食之輒死。山谷中在在有之。民間鬬不能勝服之。令妻子扶而之怨家死焉。其妻子利之。亦不甚禁也。怨家富而畏事。厚償之去。不者亦服以抵償。官惡其事。爲下令服草死者不給埋錢。第令致斷腸草十斤於官而焚之。計久而銷。然不能盡除也。解此毒者。首以蜜灌之。已復灌羊血。吐出可不死。

烏之異者。曰白鵰、鷓鴣。八郡皆有之。白鵰最有文彩。土人不能馴。每以飣餖筵間。鷓鴣斑而善啼。可籠畜。味美。閩人爲之語曰。山食鷓鴣麞。海食馬鮫鯧。若白鸚鵡、五色鸚鵡、秦吉了、倒挂諸異禽。皆舶海外而來。偶一有之。非其產也。

黑羊皮能療杖創。京師艱得。獨閩中盛產黑羊。白者曠見耳。八郡獸汀不產羊。每遇祭祀。貴價從它郡貨之。其餕餘。與隸皆棄而不食。生不知有此味也。

蠣房雖介屬。附石乃生。得海潮而活。凡海濱無石。山溪無潮處。皆不生。余過莆迎仙寨橋。時潮方落。兒童羣下皆就石間剔。取肉去。殼連石不可動。或留之。仍能生。其生半與石俱情在有無之間。殆非蛤蚌比也。

後漢書鰒魚註云。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卽以狀蠣房。何所不可。南蠣北鰒。固是造化介生別搆。

瀕海諸郡。以蠣皮代杓。歲省銅千餘斤。以蠣房代灰。眞石灰乃以配蔞葉檳榔啖。珍若食品。

蠣之爲物。介而中坼。厥血蔚藍。熟之純白。尾鉗而長。觸之能刺。斷而置地。其行郭索。雌常負雄。觸笱而逝。或得其雄。雌亦就斃。

由莆城東門而出。此走海道也。竟三十里間。壺公挺其鉅麗。萬玉標其餘秀。黃石窮其曼衍。塘下一鎭。冠蓋所居。陂水環迴。如玦如帶。眞天下勝區也。宏正之間。人才甲於八郡。實鍾斯美。嘉靖末。城破於倭。黃石巨家。煨燼砂礫。迄今未能盡復。士多餉四方。人才從此衰焉。二十年後休養生息。當還舊觀矣。從黃石東行六十里而遙。爲平海衞。從南行六十里而遙。爲吉了巡檢司。皆負海而城。平海正當大洋。東南二面。了無障蔽。登城東望。日下黯黯一點青。爲烏邱。倭夷所經行處也。天淸時小琉球亦隱隱可見云。海風日夜吼。山爲震動。樹皆西靡。殊令人難久居。吉了多山。戰艦可船。民居稍稠。南日寨。以收汎時託焉。余行海上。按視城壘。殿最將士。皆留信宿。頗稱偉觀。

莆人於海味最重鱆魚及寄生。鱆魚卽浙之望潮也。形雖不雅。而味美於烏賊。寄生最奇。海上枯蠣殼存者。寄生其中。載之而行。形昧似蝦。細視之有四足兩螯。又似蟹類。得之者不煩剔取。曳之卽出。以肉不附也。炒食之。味亦脆美。天地間何所不有。

莆田青山海濱。產小白石。狀似杏仁。而擘兩瓣。腹有文如亟。向無知其異者。兵人守青山。於沙石中拾之歸。試貯之醯碟中。兩石離立相對。須臾能自動。兩相迎合。名之曰雌雄石。亦曰相思。曾得四瓣。試之果爾。惟醯則行。易它物則否。竟不解所以。志所不載也。

海中蟳有冬春間生者。蟬蝤類也。而色瑪瑙斗殼作猙獰斑爛。盡似虎頭。土人名之曰虎蟳。余以配龍蝦爲的對也。

蘭以建名。而福興四郡尤盛。民家無大小皆傳種之。然絕不生山間。不知種所自來。大都以玉魨爲最。四季開者爲珍。又賽蘭蔓生。樹蘭木本生。其香皆與蘭埒。

興化城中有水從西來。匯而堰之。立石紀小西湖三字。字遒而有韻。太守岳季方筆也。岳以閣臣出守。故能破文灋行己意。然亦被謗書。彭惠安郡人也。力明其無它。僅得致仕。

山果中有枝葉略似鳳尾蕉者。曰山龍眼。結實纍纍。視龍眼小而味酸。山僧取以供佛。

天下山躑躅。莫盛於豫章。餘干安仁境內。紅有濃淡二色。閩中不逮也。然此地紅躑躅未盛開時。有一種紫者先開。多在泉石邊。亦甚麗。豫章所無也。紅殘後。豫章復開一種黃者。亦此地所間有。

滇茶不寶珠而色鮮好。嬌於寶珠茶。其大如盌。瓣有重臺。交覆。可當芍藥。莆人林大輅中丞宦彼。帶一株歸。今傳種家有之。開時千朵豔發。綠葉掩映。大是佳卉。

按余記閩部而獸詳於莆。以分守所駐地也。故以終焉。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泉南雜志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長

七一〇八上